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尘封的日子



故事新编丛书
醉花阴 II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本社编

L276

S24

尘封的日子



故事新编丛书

醉花阴 II

策 划 史良昭 田松青
撰 写 者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王永宽 朱建民 任孟国
许渊明 李 晓 李 健
周妙中 郑拾风 胡 真
姜汉椿 唐葆祥 梁建民
版式设计 田松青 严克勤
责任编辑 田松青
装帧设计 王 伟

故事新编丛书·醉花阴 II

尘封的日子

本社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4 字数 181,000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,000

ISBN 7-5325-2614-3

I·1321 定价: 10.70 元

中山狼

战国时，晋卿赵简子到中山地面打猎，放箭射中一狼。狼嗥叫一声，负箭拼命逃去。赵简子忙带了部下策马追赶。山野里顿时尘埃滚地，喊声连天，犹如战场交兵一般。

远处的喧哗声，闹腾腾震动山谷，惊动了正在山地里行路的东郭先生。东郭先生乃墨家弟子，平生信奉墨子的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”的“兼爱”教义。这天，东郭先生骑驴负囊要往中山去进取功名，正值暮秋天气，悲风阴云，荒野无人，好不凄凉。忽见前面车马纷纷，飞鹰走狗，料想有人打围到此，便控住驴儿，慢慢地走着。

突然有狼窜来，身上中箭，鲜血淋漓，连呼“先生救命”。东郭先生吓了一跳，毛发悚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狼凄厉地哀求道：“赵卿打围到此，俺被他射中了。先生可怜见，救俺一命吧！”

东郭先生心里害怕，只是强作精神，说道：“你何不识闲忙，俺待进取功名，急忙里赶路，怎管得你这闲事？快逃命去吧，俺救不得你！”



狼又哀求道：“先生，你怎么见难不救呢？昔日有个隋侯救蛇，后来那蛇衔珠报恩。蛇尚如此，俺狼比蛇更有灵性哩。今日事急，愿先生早救残命，先生大恩不敢有忘！”

“俺若救你，忤犯赵卿，身且难保，哪敢指望你报恩来呢？”东郭先生道。

“先生可怜见，俺死不要紧，只是枉了先生惻隐之心了！这不干赵卿事，是先生不救我，俺在九泉死不怨赵卿，只怨先生不救！”狼做出一副可怜相，诡诈地说道。

东郭先生心慈，叹道：“墨家之道，兼爱为本。也罢，俺就救你一次。待我空出书囊，藏你在里面吧！”

狼大喜，谢道：“先生恩德非浅！”

于是，东郭先生倒出囊中之书，欲把狼装进囊中，可藏头露尾的，怎么也藏不进去。眼看得追猎的人马渐近，狼着急起来，出主意说只要先生用绳子紧紧地缚住他的四足，弯曲脊梁，掩头复尾，缩作一团，便好藏入书囊了。东郭先生战战兢兢地，使尽气力，才把狼缚住，装进囊中，系了囊口，肩上驴背，把驴拴在路旁树上，对狼说道：“中山狼呀，俺是舍命救你了！救得成休欢喜，救不成也休烦恼。你在囊中休得出声，也不要乱动；俺可要想好话儿，对付那赵卿呢。”

东郭先生气喘稍定，担惊受怕的，心跳



【金瓶兒】雖和急毛鬃牙，卻與俺早酥麻。他將軍八面威風，馬前勢劍映霜花。從來未遇過要，干家下機機牙。臨道裏將珠报答，誰敢向大衆前止步爬。

得发慌。

一会儿，赵简子率手下赶到此地，问东郭先生可曾看见中山狼逃去哪里。东郭先生佯装不知。赵简子看东郭先生一味地装糊涂，变色大怒，说道：“你在路旁，怎生不见？”说着，拔出宝剑砍断车辕，又道：“有谁隐讳了狼的去向，就如同此辕！”

东郭先生吓得身儿颤抖，口儿哆嗦，支支吾吾对赵简子谎道：“告君侯息怒，听俺慢慢说来。俺是读书之人，欲去进取功名，来到这三叉路口，不知哪条路往中山去。俺自己迷了路，怎生与君侯指引？古人说，大道以多歧亡羊，羊是驯顺之畜，一个小厮便可制伏，尚且因路途多歧走得没处去寻；这狼不如羊一般驯顺，况中山多歧路，怎知他逃去何方呢？君侯在大道上寻狼，不似缘木求鱼，守株待兔么，怎么只管来问我？”

赵简子见东郭先生说话转弯抹角，起了疑心，按剑威胁，吩咐手下去把驴背上的囊儿打开看看，若搜出狼来，决不轻饶。东郭先生心里紧张，表面上却不敢惊慌，装作若无其事地说：“那是书囊，狼是活的，有头有尾有四足的禽兽，有什么法儿能藏在这小小的书囊里呢？要打开看看，也不要紧，只是可惜撒乱了俺的书，岂不枉费手脚了？”赵简子见东郭先生如此为狼隐讳，问他难道不知狼是至猛之兽么，东郭先生说道：“君侯休怪，俺也不曾疯了。俺虽愚蠢，怎么不知狼的凶恶行径呢？这狼性极贪狠，助豺为虐，你若能除了狼害，俺当效微劳相助，怎会隐讳狼逃去的踪迹呢？”

赵简子听了这番话，也就消除了疑心，吩咐手下不必开囊搜看，先生既然不知，就放他去吧。东郭先生胆

战心惊，捏了一把冷汗，听说赵简子放行，忙谢了恩，牵了驴儿，往前面的山道去了。

东郭先生走在这山谷古道上，想起险些被赵卿看出破绽，不敢慢行，急攘攘地鞭催驴儿快走。但听那车马之声远去，这才放下心来，看看囊儿。怎么囊中一点动静也没有，莫非中山狼伤重死了，还是一时里闷死了？

忽听狼在囊中说道：“先生留意了，那赵卿走远了吧？俺在囊中受缚，好苦哩，箭伤也痛得厉害。先生，快解开囊儿放俺出来吧！”东郭先生怨道：“你心慌什么，等不及一会儿了？刚才险些儿你的性命就没了！”说着，东郭先生就开囊解缚，拔了那箭，放狼出来了。

狼一出来，看觑着先生阴笑道：“谢先生救俺，只是俺有句不知高下的话，敢说么？”

“有什么话儿说来？”东郭先生问道。

狼露出贪婪的目光，说道：“虽然先生救活俺的性命，只是肚儿里饿得慌了。倘然饿死在路上，却被乌鸦啄，蝼蚁噬，不如送与赵卿，也死得干净。先生可怜见，权把你来充饥吧！”说罢，就凶狠地扑向东郭先生。

东郭先生唬得浑身冷汗淋漓，惊慌地躲在驴子背后，在这山谷野地，有谁来救他呢？他恨道：“俺为了救你，险被赵卿看破送俺性命。救了你后，你怎么倒要吃我，天下有你这般负心的么？”

“先生，你是墨家弟子，俺听说你们墨家能摩顶放踵利天下，为之何惜！你舍一身却能救俺性命哩！”狼笑道。

东郭先生心里叫苦，斥骂道：“俺墨家的道理岂是

你吃人的理由？你这馋眼脑，天生的毒狠心，也是俺两眼儿无珠，何苦来救你哩！”

“先生，你将俺缚在囊里好不苦哩，你有什么好心意！又向赵卿说俺怎么怎么不好，要帮他算计俺，怎么不该吃你哩！”狼奸笑着，张牙舞爪，又猛地扑了上来。

东郭先生差点气奔破胸脯，骂不绝口，紧靠着驴儿，趋前避后，东躲西闪，万般无奈，只得说道：“常言道，‘若要好，问三老’，若有三个老的说俺该被吃，俺死也甘心了！”狼想，不管老的怎么说，反正俺是吃定了你。于是，就与先生同行，去寻三老。

前面有株老杏树，狼大喜，要先生去问。东郭先生想草木无知怎生答话。谁知问了，老杏树竟答道：“俺老杏，自开花结果以来，老圃一家生计都是俺供养他们的，又要摘俺的果儿，去街市里卖，挣些儿钱来。俺这般的有恩于老圃三十年了。可俺如今老了，不能结实，那老圃竟发怒，芟落俺的枝叶，又要将俺卖与木匠。人呀，这般地负心，你对狼又有什么恩呢？狼该吃你！”东郭先生骂道：“你这个朽木枯株，也这样地负恩，只配将你砍伐了。”狼大喜，馋涎欲滴，又张口扑来。

东郭先生惊躲一边，责问恶狼：“刚待问了一老，怎么又要吃俺？”狼很不耐烦：“这先生怎么不知俺饿？见有老牛在前，就叫先生再去问来。”东郭先生叫苦，才被那千刀万剐的蠢木险些误了性命，又要去问那披毛带角的禽兽，只得作揖问牛。那老牛却道：“俺做牛犊时，筋力猛健，俺为老农驾车、引犁，老农家的衣食婚姻、公私赋税，一应在俺牛身上谋资。如今见俺老来力弱，皮毛枯瘁，赶俺在荒郊受寒，一家人还算计宰俺，榨



尽俺的肉皮骨角。人如此负心，你先生有什么恩来？狼就该吃了你！”东郭先生听了，连连叫屈，哀叹自己命穷，连老牛也来丧自己性命。狼饿得慌了，迫不及待，又恶煞煞地扑了上来。东郭先生躲过，乞求狼容他再问一个老的，若三老说该吃，就听凭由你了。狼想，俺是一片好心哩，让你问过三老，天也与俺一碗饭吃！便着急地催先生快走，再问一老。

东郭先生与狼同行，一个是苦不堪言，悲惨惨走去送死；一个是喜笑颜开，甘滋滋等享美餐。远远望见小桥流水，竹篱茅舍，绿荫深处有个村落。东郭先生一眼就看见有个扶杖的老儿从林子里走来，像遇着救星一般，又惊又喜，上前就拜，求老丈人救命。杖藜老人问明原委，大怒，举杖就打恶狼，骂道：“世上哪有你这个没天理的畜生，还不快走，看俺不打死你！”狼不服，急忙申辩道：“老丈人不能听信于他。当初，他见俺有箭伤，便缚了俺足，曲了俺身，硬装进囊中，受得好苦哩！他又支支吾吾对赵卿说了好一阵子，道俺贪狼该杀。他假意儿救俺，却是要瞒过赵卿，好谋杀俺在囊中，独享其利。这般欺心的人，该不该吃他？”

杖藜老人想，这狼负恩吃人，险恶如此，也要想个策儿治他才好，就假意对先生道：“听狼说来，先生，你也有些不是呢！”东郭先



【清美】体道是通人，
皮，俺只怕俺的皮，
俺怕俺的皮，
或仇，或仇，或仇。

生大惊失色，叫起冤来，说道：“哎哟，老丈人不知，俺为了救他，险些被赵卿识破，几乎送了性命。俺热心儿换他个冷无情，俺图什么来呢？”狼急道：“老丈人休信他，俺在囊中好苦哩！”杖藜老人暗笑他俩一愚一恶，又道：“你两个说的俺都不信，俺要亲眼见一番，缚狼在囊中，是否受苦哩。若果然受苦呵，先生，你也休说了，只得与老狼吃了你。”杖藜老人话音刚落，东郭先生吓呆了，不知所措。那狼饿急，连声说是，叫先生快与他缚了。杖藜老人暗示先生快动手，东郭先生这才抖索着手，将狼缚住，装进书囊去。杖藜老人教先生快取匕首杀狼。东郭先生取匕首在手，力怯手软，说道：“老丈人，虽然狼负了我，俺也不忍心杀他。俺认了晦气，就放他去吧！”

杖藜老人击掌笑道：“这般负恩的禽兽，你还不忍杀他？你呀，虽有仁慈之心，岂不做了个大愚人么？”“老丈人，世上那负恩的多着呢，何止一个中山狼？”东郭先生叹道。

杖藜老人闻言，长吁一气，也感叹道：“世上负恩的，如先生所言，却也太多了！那负君的，受朝廷俸禄，却奸邪贪佞，祸国殃民，把铁桶似的江山败坏得不可收拾。那负亲的，受了爹娘抚养，不思报答，才得亨通，又道爹娘亏他抬举，却不思身从何来？那负师的，大模大样把个师傅做陌路人看待，却不想蒙童时节师傅教导的心血？那负朋友的，受他周济时如胶似漆，愿结刎颈之交，稍觉冷落，却去别处趋炎赶热，把穷交故友撇在脑后。那负亲戚的，贫穷与你资助，患难与你扶持；才竖得起脊梁，便颠翻面皮，转眼无睛，却又自怕穷，忧人

富，妒忌、算计着他人。先生你看看，世上那些个负恩的，却不个个是这中山狼么！”

东郭先生大悟，再不迟疑，操起匕首，将这负心的中山狼杀了。

（康海原著 李晓改编）

狮子吼记

古来称极妒极悍之妇人曰狮子吼，这个故事源自宋代。

宋时眉山有个书生姓陈名慥，字季常。流寓在黄州，娶妻柳氏。虽说柳氏也是个聪明美貌的女子，但终究太过悍妒，平时将个陈慥从头管到脚，生怕他拈花惹草，连家中役使也皆是老妇。

偏生这陈慥又是个惧内的坏子，不敢有一丝不轨。这一日，他忽想起父亲旧日挚友吕公著而今在京为枢密，也曾数次来书见招，便同柳氏商议道：“娘子，吕伯父自升枢密，我也一直未遣人恭贺，他反数次相招，我打算前往拜谒，娘子以为如何？”

柳氏瞪眼道：“路途如此遥远，又没什么要紧事，干什么要抛家离室？”

陈慥道：“我也是借此机遇去探一探功名消息，去去即回，决不淹留。”

柳氏听他说到功名，也觉事情不小，虽不放心，也只得由他去。

等到出了家门，这陈慥便似脱笼之鹄。到得京城，



前去拜谒吕公著。又逢吕公著不在家，说要过些时日方能回来，陈慥心道：娘子、娘子，这可就怪不得我了。于是每日里舞榭歌台，饮酒赏花。

这一日，忽想起眉山同乡老友苏子瞻也是好久未见，倒应去拜访一下。这苏子瞻名轼，号东坡，文名扬于海内，眼下在京中史馆任职，也无家室之累。杭州有个名妓叫琴操的，因久慕苏轼之名，正住在苏轼府上。这琴操颇擅诗词，深谙音律，苏轼每日得闲便与她吟诗度曲。

陈慥到了苏轼府上，二人叙了些别来之情，苏轼叫琴操出来相见，陈慥对琴操的才色也十分仰慕，也羡慕苏轼好福气。当下约定次日与苏轼、琴操一同去郊游。

次日，陈慥出钱，置办了车马、乐器，邀请了妖姬、妾童，一同去郊外饮酒赋诗。到晚间，又点起灯火，秉烛夜游，一直玩到次日凌晨。陈慥只觉得这是自己有生以来最快活的一天。

且说柳氏也早遣了家人在京中做探子，此时也知陈慥的所作所为，不由心中大怒，当下写信差人送去。这柳氏也是个聪明的，知道若是信中写得太狠，怕他不敢回来，于是信中只说在家中代他娶了几个美人，专等他回来同乐。

陈慥接信，虽说舍不得这里的一切，但也不能不急匆匆赶回黄州。别说家中有如此好事，便是老婆拿棍子等着，也得回去。

回到家中，柳氏已备好酒菜，正在等候呢。陈慥可是受宠若惊，忙不迭地献殷勤。



柳氏与陈慥对饮了几杯，道：“我已代你娶下四个美人……”

“四个？娘子美意，我再不离家了！”

“第一个叫做满头花。”

“唔，好！”

“第二个叫做后庭花。”

“唔，好！”

“第三个叫做眼前花。”

“唔，好！”

“第四个叫做折枝花。”

“唔，好！”

陈慥正想着美艳绝伦的四朵花，柳氏已招手将四个唤出来。陈慥一看：

第一个秃头，第二个大屁股，第三个白果眼，第四个跛足！

自此一番捉弄，陈慥只得老老实实呆在家中伺候老婆，除了百般体贴之外，还时不时要拍拍马屁。当然，拍在马腿上也是难免的。

这不是，柳氏大清早起来梳妆。陈慥转前转后不住口地称柳氏貌美，脱口说了句：“好似对门张员外家媳妇。”

柳氏怒道：“你看上他家媳妇什么了，却拿我来比她？”

陈慥一听，知势头不对，连忙取过团扇不住地扇风消气。不想倒来了个扇风点火，柳氏一把抢过团扇道：“如此精致，哪个风流年少的小娘子送的？”

好端端的扇子，片刻间撕得粉身碎骨了。

不多日后，苏轼因与王安石丞相政见不合，被贬至黄州做团练副使。自然，也把琴操带了过来。

苏轼天性逍遥自在，有吃的，有玩的，万事不挂于心。到了黄州没两天，便差了老家院来邀陈慥去南郊赏花。

老家院来到陈慥家中，刚把来意说明，忽听里面妇人大叫：“不许去！”

原来，柳氏在外面听了什么苏东坡、琴操之类的，便疑心大起，连忙进来拦阻。

陈慥慌忙对院公道：“您老少待，我去去便来。”

陈慥转到对外面对柳氏道：“苏学士邀我游春，并无外人。”

“不是还有什么琴操？”

“那是叫我陈慥哩！”

“若是妓女，我断不干休！”柳氏也不知琴操是谁。

陈慥一本正经地跪下道：“若是妓女，甘心受罚。”

柳氏道：“那你去隔壁借昨晚李大嫂打李大伯的竹篾来！”

陈慥一时好生为难，巴巴地跑去借这么个东西，实在太不像话，只得道：“他家竹篾



【附题】大相公天生风流，苏学士才情飘逸。相逢黄州，向，眉山，共结诗缘。两情相悦，两心相许。

或许自家要用，我书房里有条青藜拄杖也是可用的。”

柳氏道：“如此也好，那你就去吧！”

陈慥与东坡、琴操一同来到郊外，兴致一起，便也不再害怕家中的老婆了。谁知没喝几杯，家中的老苍头来了，将陈慥叫过一旁。

原来是柳氏不放心，叫老苍头跟来打探情况，老苍头心好，将陈慥叫过来告诉他：“大娘子已料定游必有妓，家中准备下藜杖和一把利刃，相公若不受罚，她便自刎！”

陈慥不住地摇头：“不行不行，我挨几杖没关系，她可不能自刎。最好也别挨几杖……你回去别说，瞒过去不就完了？”

老苍头可怜巴巴地道：“大娘子威严，相公尚怕，何况老奴我呢？”

陈慥急地跪下道：“念我平日待你不薄，千万替我瞒过。”

身后传来东坡与琴操的笑声：“季常，莫非醉了，何以对老仆行此大礼？”

陈慥心中着急，编了个不二不三的谎，东坡与琴操也不点破。二人拉了陈慥继续饮酒，席间屡屡暗语讥讽，陈慥却早已无心顾及。

回到家中，陈慥一眼就看见柳氏高高在上，横眉竖目，桌上放着藜杖和一把利刃，陈慥便知老苍头没派上用场。

柳氏见了陈慥，早已拿起竹杖。陈慥哀告道：“免



打罢，疼了我，却不免累了娘子，那时也是我的罪孽！这次便饶了我，下次再罚！”

柳氏道：“那你就拄这藜杖跪在池边！”

陈慥忙把藜杖当军令接了过来，喜孜孜地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只求娘子关上大门！”

“若要关大门，打了再跪！”

再看陈慥，早已规规矩矩在池边跪好了。

柳氏自管进去睡了，陈慥却孤零零地跪在池边。起身走动是万万不敢的，高声叫喊也是不行的，念念有词却是无妨。只不念老婆的不是就是了。

池中蛙声乱叫，陈慥没好气地咒道：“叫那么起劲干什么，说不定她又以为我在跟谁幽会呢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又开始数落东坡：“这该死的苏子瞻，带上妓女，累我受害！”

正数落着，却有人叫道：“自己做缩头乌龟，还要赖别人不是！”

那人一把将陈慥揪起来，却原来是苏轼。

陈慥慌忙摆手道：“小声点，跪着的是我，不干你事！”

苏轼又好气又好笑：“岂有此理！我好心来看你，你却如此模样！”

忽然间身后一声吼：“谁叫你起来的？”

柳氏出来，见东坡在此，也只得礼相见。东坡对她好言相劝，柳氏对他这些妇德妇道的说法哪里听得进去。不想这东坡竟犯了呆气，也不管柳氏爱听不爱听，引着《诗经》里的《螽斯》、《麟趾》跟她谈起了纳妾的

